



对国外青少年 在线阅读研究的综述

程 瑞

摘 要：在线阅读是互联网时代青少年在阅读学习上发生的重大变化。青少年在线阅读理论于 21 世纪初在西方研究界被提出。在线阅读与离线阅读是对青少年阅读学习方式的两种划分。在线阅读基于互联网平台，与主要基于纸质文本的离线阅读产生了显著差异。在此背景下国外教育研究界提出了关于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教育的问题，呼吁学校增加面向青少年的在线阅读能力教学，设置在线阅读能力标准，将在线阅读能力评价纳入国家阅读标准考核内容等。文章主要从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与教育两个方面对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青少年；在线阅读；在线阅读能力；在线阅读能力教育

一、前 言

社会飞速进入互联网和信息时代，电脑、互联网作为学习工具进入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借助电脑、手机等工具以互联网为平台进行阅读学习，成为他们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在电子学习时代，青少年读写能力已发展为包括印刷媒介和网络媒介阅读能力两个方面，2009 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英文缩写 PISA）将青少年的阅读素养评估拓展为印刷阅读评估和电子阅读评估两个方面^[1]。国外研究界将青少年的阅读学

习分为在线阅读和离线阅读。在线阅读特指青少年以互联网为平台，以电脑、手机等通信工具在互联网上基于问题的以信息查询和获取为目的阅读学习活动。离线阅读特指青少年主要基于纸质文本的阅读活动。为应对青少年的在线阅读，研究界提出了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及教育问题。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特指青少年为了适应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所要求的新的读写能力，以互联网为平台和阅读媒介，在互联网上查询和解决问题所需要的一些特殊的技巧、策略以及处理方式构成了在线阅读能力的基本内核^[2]。国外研究界围绕着青少年的在线阅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本文通过对国外研究现状的综述，以期引起

国内研究界对这一问题更多关注和探讨。

二、对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的理性认知

青少年的读写能力传统意义上定位为对文字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具体表现为文字的听说读写能力。随着在线阅读的逐渐普及,青少年的阅读不仅需要“文字”的听说读写能力,还需要“网络”的读写能力,因此,对青少年的读写能力的内涵需要进一步拓展。

在我们已经将网络和计算机为教育所用后,有三个问题十分重要但又被严重忽视了:读写能力已只是一个指示语,其意义和内涵在不断发生变化;有效的在线信息使用要求特殊的在线阅读能力的实践、技能和处理方法;政策制定、评价和指导的缺失会阻碍我们为学生预备更好利用在线信息的能力^[3]。

研究显示,青少年每天在网上进行阅读的时间的增长率,远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人群,1999年为每天27分钟,2004年为每天62分钟,2009年为每天89分钟,然而不幸的是青少年的在线阅读能力却不容乐观,尤其是准确定位信息的位置和对信息的评价和甄别的能力^[4]。有研究者称之为“调羹式”阅读(spoon feeding),意即通过运用网络搜索引擎工具,可以忽略文本的完整阅读,直奔查询目标,国内研究者称之为“浅阅读”^[5]。

在线阅读能力不能等同于使用电脑、手机、网络等通信工具的技术性知识运用。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衡量的核心标准是他们在网络平台上更有效获取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学者、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必须开始承认互联网作为阅读理解问题的存在,不简单地是一个科技问题。不能够认识到互联网作为阅读理解的问题将实际上阻碍经济较为落后学区的多样化读写能力的学习者对公共政策的设置需求。”“对于在线阅读能力水平评估方法和措施的缺失,将使人们无法对一些学生面对互联网阅读遇到的挑战、帮助需求以及他们取得的进步进行诊断和评价”^[6]。对大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他们自认为能够完成网络环境下的多重任务,如阅读在线文本并制作在线文本传输给朋友,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能很好地完成^[7]。S.Michael Putman指出对在线阅读的态度和行为将进一步强化我们对这个领域的理解,加强我们对处理在线阅读能力问题的重视^[8]。

三、青少年在线阅读教育的政策支持

在线阅读能力的培养不同于离线阅读能力的培养,它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设备,互联网平台就是必须的。但由于各国均存在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同,客观上使青少年接触互联网的机会是不均等的。国外研究界认为国家应通过政策设置保证青少年都能获得在线阅读能力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以应对将来的社会就业。

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的形成与他们是否拥有在线学习条件直接相关,因此经济落后地区和家庭的青少年在在线阅读能力的成绩上远远低于经济较好的地区和家庭的青少年。一项研究对西镇(经济优势)和东镇(经济弱势)两个假名学区的256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基于收入不平等,在线阅读能力存在着单独的和独立的成绩差距,目前对这种差距的估计是单靠离线阅读的评量,或许未能完全代表在线时代美国阅读能力成绩差距的真正本质,研究显示出弥补不同经济背景下的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需要国家政策支撑和扶持^[9]。中学生在线阅读能力策略运用的差异主要基于他们学校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水平差异^[10]。

国家加强青少年在线阅读教育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包括将在线阅读教育加入课程,将在线阅读能力考核纳入青少年读写核心能力考核范围,以加强学校对青少年在线阅读的教育,保障经济落后地区和家庭青少年获得在线学习条件和教师指导。“必须开始将在线阅读所需求的新的读写能力包括进国家阅读的评价标准,并通过课程设置加强学习指导,以保障经济较为落后的学区和多样化背景的学生能够充分为他们的未来做准备”^[11]。

美国20世纪90年代对中小各学段实施高风险测试,即著名的综合评估方案(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Design)测试的内容包括阅读、写作、数学、创造和批判性思维,通过设置高风险测试,以期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12]。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已明确将在线阅读能力作为青少年英语语言艺术阅读理解能力测试的重点项目。《共同核心国家标准倡议》(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Initiative)(2010)已有相应的表述:为应对科技社会的生存,大学生应具备收集、理解、评价、综合、报道信息和观点的能力,在线写作能力(standards for writing in internet)已列

入国家读写能力考核标准之中。研究资料表明,爱尔兰对大学生提出面向全球化信息经济活动所要求的新读写技能,包括在线读写、通信和问题解决的能力。澳大利亚和英国均已将在线阅读能力纳入中小学课程标准之中,并开设相应课程^[13]。

四、在线阅读:青少年阅读新挑战

在线阅读与离线阅读的区别首先来自于文本的变化。在线阅读的文本特征表现为互联网媒介、数字书写格式、链接而形成的非逻辑性开放的文本信息空间,而离线文本则为纸质媒介、印刷格式、逻辑性建构和封闭的信息空间,与之形成较为明显的区别。这种变化对青少年的阅读带来了新挑战。

离线文本“以书面材料作为社会交际的中介,作者——文本——读者构成一个完整的书面交际过程的三个基本要素”^[14]，“传统意义上的阅读过程被理解为阅读者对词、短语和句子层面的语言解码”^[15]，“划分句子结构、根据上下文猜测生词的意思、找段落的主题句、运用标题关键词等理解文章大意、运用视觉辅助线索理解文章大意、运用话语标记语理解文章、总结阅读后的段落大意”^[16]。

在线阅读中的“在线”(Online)可理解为“在线数据库”(Online data),即读者每时每刻都拥有他的数据库。“在线信息文本能够产生无限数目的互文和跨文化链接,要求读者通过全球链接的互联网文本去综合,去全程定位、评价和传递信息。”研究认为,在线阅读是一个不完善的阅读语境,这种不完善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读者、文本、作者、文本情景之间互动的复杂性;信息的不确定性和获取的复杂性,导致阅读目标的易于迷失,文本阅读的链接性需要读者能够很快地从一个阅读情境转入下一个阅读情景^[17]。

“在线文本通常包含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需要比离线文本阅读更高程度的技巧,要求在线读者去全程定位、评价、综合和传递信息。”“许多青少年在离线阅读中有着熟练的技能,但对新的阅读能力所需要的查询搜索引擎、理解搜索结果,对包含着社会、商业和政治动机的信息进行评价方面却显得十分笨拙”^[18]，“许多青少年常常使用的是链接阅读策略,打开搜索页面上第一个网站,然后不断地链接浏览下去,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阅读有着他需要答案的信息网站,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定位和选择网站,而是习惯性地从第一个打开,链接下去,浏览了所有和他

要寻找的答案似乎相关的网页”^[19]。

与离线阅读过程相比较,在线阅读过程体现出:阅读是文本选择和信息筛选的过程,是物理文本和意义的自我建构过程。研究认为,在线阅读区别于离线阅读的第一个方面即是在在线阅读在读者思维中建构意义的过程不同。有研究认为,在线阅读除了建构意义外,也是建构物理性文本的过程,通过引擎搜索和链接,查询问题、建构意义并建构文本,这种特征虽然在传统阅读中也会发生,但在在线阅读中却是阅读过程的中心环节,必然发生^[20]。认为在线阅读“不是事后特意去构思一个外部的文本,在线阅读的读者在我们的研究中表现为这种构思外部文本的过程与阅读过程相始终”。在线阅读的读者不仅需要从文本中建构意义,还可以通过灵活地、有目的地选择相关的超链接、图标、交互图文等建构意义^[21]。

朱力开罗(Julie Coiro)作为新读写能力研究团队的成员(the New Literacies Research Team),通过对数百个青少年互联网阅读活动记录分析,显示出一些重要的信息:阅读的性质因为数字科技的变化而正在发生变化,互联网决定了青少年阅读能力的构成,通过互联网合作寻找答案,学生需要新的技巧^[22]。

五、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构成

凯特、开罗、亨瑞等先后提出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理论(Castek, 2008; Coiro, 2003; Henry, 2007; Leu et al., 2009),这一理论的基本框架即在线阅读能力是以问题查询为导向的阅读过程,需要一套相应的基本技能,包括定位信息、评价信息、整合信息等^[23]。

国外研究界对“在线阅读能力”的表达有:在线阅读理解读写能力、新在线阅读理解读写能力、信息读写能力、数字式读写能力、互联网查询能力。如果说传统阅读能力包括识字能力、遣词造句能力、篇章赏析能力,在线阅读能力则包括了确定问题、定位信息、评价信息、综合信息、传递信息五个方面的能力,这也是国外研究界对在线阅读能力构成的一致认识。“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对在线阅读的新读写能力进行定义:确定重要问题、定位信息、评价信息、综合信息、传递信息”^[24]。开罗(Crior)^[25]、佩·苏珊圣(Pei-Hsuan Hsieh)^[26]等都做出了上述五项能力构成的划分。

信息的查找和搜寻能力是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高低的根本标志^[27]。在线阅读开始于为一个问题寻找答案,这也许是在在线阅读与离线阅读的最重要区



别。定位信息的能力被看作是在在线阅读的最基本的能力,亨利(Henry2006)甚至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在线阅读能力的重要守门员(gatekeeper),决定在线阅读的有效性,是区别优秀的和拙劣的在线阅读者的标志^[28]。研究发现,青少年在阅读时间的分配上,平均每个学生会将65%的时间花在内容处理上,23%的时间花在信息定位上,内容处理和信息定位的时间达到88%,而每个学生平均只有12%的时间用在其他阅读实践上:如评价甄别信息、监控和管理行为、离线任务的完成。因此可见,定位信息的能力是在在线阅读的基本能力^[29]。

甄别、评价信息的能力被看作是在在线阅读能力的核心能力^[30]。一旦确定了信息,你需要知道它有多高的可信度,它准确吗,它可靠吗,它的来源是怎样的,它能满足我的需要吗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你去回答。信息定位的能力和评价信息的能力是学生在在线阅读技巧中非常重要的能力^[31]。

虽然传统阅读也需要对文本进行批评和评价,但批评和评价能力在在线阅读中变得特别的重要,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把任何信息放在网页上。需要对信息的真伪、信息发布者隐藏的发布意图,信息包含的政治、经济因素等做出判断。有研究者将青少年的在线阅读分为聊天阅读(chating reading)和信息检索(information searching),认为前者由于阅读的随意性更强不利于青少年阅读能力的发展。英国格拉摩根(Glamorgan)大学开展了系列在线阅读项目工程(online reading list project),以帮助教师、学生在海量的在线阅读资源库中能够迅速选择到有价值的信息^[32]。

六、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与离线阅读能力的相关性

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与离线阅读能力的相关性是国外研究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许人们希望青少年的离线阅读能力与在线阅读能力能够具有正相关关系,这样即使缺少在线阅读教育的青少年同样能够从离线阅读教育中获得相应的能力。然而国外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在线阅读能力和离线阅读能力之间并不是同构关系(unisomorphic),以纸质文本为基础培养起来的学生的离线阅读能力在在线阅读活动中并没有呈现出积极的正相关性。

研究者通过测试学生的离线阅读能力和在线阅读能力的相关性,揭示出两者之间关系在个体身上的三

种表现:即离线阅读能力成绩较高在线阅读能力成绩较低,离线阅读能力成绩较低在线阅读能力成绩较高,离线阅读能力成绩较高在线阅读能力成绩也较高。普遍存在的三种测试结果表明青少年的在线阅读能力与离线阅读能力之间不存在着必然的正相关性,离线阅读能力成绩的高低不能作为在线阅读能力高低的衡量依据,也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离线阅读能力教育能够代替在线阅读能力教育,离线阅读能力能够自动转换为在线阅读能力。

戴尔·杰(Donald J.Leu)等研究表明“学生的离线阅读成绩很高但在线阅读成绩却很低,在线阅读成绩很高的学生离线阅读成绩却较低,但也有在线阅读和离线阅读成绩都较低的学生,这些都表明在线阅读能力和非在线阅读能力在青少年个体身上的非同构关系”^[33]。

朱力开罗(Julie Coiro)研究亦表明“在线阅读高分和离线阅读能力标准化测试中的高分之间存在着弱相关关系,一个离线阅读成绩很高的读者在在线阅读中可能成绩却很低。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假设学生的离线阅读能力的标准化测试能够充分表示他在在线阅读中对阅读技巧产生重要的影响”^[34]。

七、青少年在线阅读策略运用

青少年在线阅读需要怎样的策略,研究表明在互联网这样开放的阅读环境中,元认知策略中的自我监控、管理和评价策略对青少年读者来说尤为重要。策略的积极运用对青少年的在线阅读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研究者认为,在一个以网络为平台的开放的阅读环境中,计划、预测、监控和评价构成了阅读的四个基本因素。由于网络为平台的阅读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如在哪里阅读终止并得出结论,由阅读者而不是文章的作者决定,因此预测、监控、评价,这三个阅读策略在在线阅读环境比在纸质媒介阅读环境显得更为重要,而这恰恰是元认知策略在阅读中的运用和体现^[35]。

多人研究结果表明,一般阅读策略(包括制订计划、自我管理、自我评价,如设置阅读目标、激活知识背景、选择信息)支持阅读策略(记笔记、释义、使用词典)和问题解决阅读策略(克服阅读困难、调节阅读速度、集中注意力、深入思考)是在在线阅读中被运用较多的策略。

开罗认为,在线阅读过程中的四个因素十分关键,

包括激活先前的知识、推理的能力、自我阅读管理策略、对情感和行为的调节能力^[36]。研究亦表明：监控和管理行为的策略是贯穿在线阅读过程始终的重要策略^[37]。

常(chang2005)调查了自我管理策略、自我调节和自我监控策略在在线阅读中的作用,研究表明,自我调节策略使学生对他们的学习更具有责任感,自我监控策略使学生无论是精通自我监控者还是不太熟练自我监控者,都能够取得较好的学业成绩。基于伊朗大学生英语在线学习中阅读策略的运用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基于问题解决策略是被学生运用最多的策略,其次是一般阅读策略、支持阅读策略^[38]。另外,重读策略、关键词策略和基于问答阅读策略也是青少年在线阅读中运用较多的三种策略^[39]。

八、青少年在线阅读教育探讨

正如多位研究者所指出的“我们将如何教授这些新的在线阅读理解的能力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还不清晰,因为在线阅读理解能力的学习在课堂中实施的还很少。我们不知道如何通过较为正式的课程教授七年级学生在线阅读理解技能”^[40]。在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教学的研究中重要的观点有网络互动式教学模式、互助式学习、体验式学习、社会建构性学习等。

朱力开罗(Julie Coiro)进行了在线阅读教学课程的设计,他认为在线阅读教学应该覆盖到所有学段,在不同的学段各有侧重。在小学高年级,教学的重点在给以学生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习得以问题为目标的查询能力,可通过详细的策略指导、合作和讨论、一对一的帮助,使学生逐渐能够独立地进行信息检索和查询。在中学,可以实施网络互动教学,让学生在一对一的真实网络环境中,获得阅读和理解在线信息的能力,并引导他们有意识地与封闭的教室空间中的学习相比较,加强对在线阅读意义的理解。在高中年级,则可主要发展他们对在线信息的批判阅读能力,通过对可信信息和不可信信息的比较,发展学生甄别网络信息的能力^[41]。

网络互动教学模式。网络互动教学模式是基于网络的互助式教学模式,广泛应用于青少年的新阅读能力,即在线阅读能力教学,在互动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网络互动教学模式中,注重创设真实的工作场景,学生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体验在线阅读的能力需要,并发展这种能力。该教学模式分为三个阶

段进行,每个阶段针对在线阅读的能力需求分阶段进行,如第一阶段主要是网络基本使用技能的学习和运用。信息的获取和甄别是教学内容的最高阶段^[42]。

学生互助学习。读写能力教学被假设建立在教师是读写能力比学生更高的人,但在线读写能力却不同于传统的离线读写能力,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下,学生常常比教师的在线读写适应更快更强,在这种情景下,在线读写能力教学应该采取新的方式,即教师组织开展学生间的互动学习,教师成为活动的组织和策划者^[43]。

社会性介入式体验。即通过创建或与互联网公司合作,获得真实的工作场景实施教学作业。“社会性的介入式体验也许是较为有用的指导模式。这样的模式如互联网车间、互联网工程、互联网咨询,互联网关联性教学”^[44]。朱力开罗亦认为在在线阅读教学中需要为学生创建真实的实践情境,这样他们才能够灵活地实践各种阅读理论。与其孤立地呈现各种技术理论,不如让学生在真实的阅读情境去体会和操作,这样才有利于在线阅读技能的真正掌握^[45]。

社会建构式学习。研究认为在线阅读是一个具有社会建构性质的过程,因此建议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去设计在线阅读的学习过程。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知识是在社会活动内部通过合作建构,通过协议形成。促进理解的最好方式是讨论,它能够使学生说出自己的观点并产生思想的碰撞。当学生在线阅读的时候,对于一个矛盾性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提出不同的看法,教学上通过设置合作学习这种方式,能够促进学生的深入思考,并通过争鸣获得认可^[46]。

有研究结果显示:在在线阅读的小组合作学习中,46%的时间用于同伴间的合作阅读模式中,45%的时间花在静默阅读中,只有9%的时间花在个体单独行动的阅读活动中。在合作阅读中,讨论是主要的合作方式,观点的提出、研究、评价是讨论的主要内容。它能够帮助学生从众多信息中发现观点,92%的学生认为合作对在线阅读具有积极意义^[47]。

另外,加强教师技能培训,也是针对新阅读能力教学提出的重要观点之一。应为教授新读写技能的教师提供广泛的专业发展机会,提高教师自身的在线读写能力水平,促进教师将在线读写能力教学融入所有科目的教学之中^[48]。

九、国内研究现状及建议

从上述对国外研究现状的粗略介绍可见,青少年

的在线阅读及在线阅读能力教育自 21 世纪初以来已逐渐被广泛地关注和探讨。2000 年以来,国内对青少年的网络阅读问题的研究逐渐兴起,依据中国知网的检索,国内关于青少年网络阅读的研究文献 1997 年以来约 702 篇,2009 年以来每年有 50 篇左右。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网络阅读指导上,研究强调的是为青少年在线阅读打造良好的网络环境,较少有研究者深入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建设的层面。研究者提出要优化资源整合,正面引导,合理监督,采用网络管理和监控结合的方式;开辟独立网络板块,挖掘特色数据或专题信息,提供智能化访问和服务的网络阅读系统,充当好编审和“守门员”;开展信息素质教育,倡导研究性阅读,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活动,在阅读社区对网络阅读进行指导,提高青少

年情报意识,开展网络道德教育,以提高青少年的网络阅读技能等。更多地表现出如充当好编审和“守门员”的“保护”意识。这些研究与国外已明确提出的在线阅读能力理念,以及提高到社会公平的高度认识青少年在线阅读能力教育,在研究取向上有一定差别。

[2014 年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安徽省儿童阅读推广现状调查与发展研究”(SK2014A308); 2014 年蚌埠市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蚌埠市城乡一体化儿童阅读推广策略”(BB14C020)]

程瑞:蚌埠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杨守建

参考文献:

- [1][35]J-Y.Wu.Gender differences in online reading engagement ,Metacognitives strategies ,navigation skills and reading literacy[J].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014(30).
- [2][24][29][37][47][48]Carita Kiili1,Leena Laurinen1,Miika Marttunen1,and Donald J.Leu.Working on Understanding During Collaborative Online Reading[J].Journal of Literacy Research ,2012 ,44(4).
- [3][4][13][28][30]Donald J.Leu J.Gregory McVerry,W.Ian O 'Byrne ,Carita Kiili,Lisa Zawilinski,Heidi Everett-Cacopardo ,Clint Kennedy ,Elena Forzani.The New Literacies of Onl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panding the Literacy and Learning Curriculum[J].Journal of Adolescent & Adult Literacy ,2011 ,55(1).
- [5][27]Rachael Morgan.The online reading list project using Talis L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Glamorgan[J].www.emeraldinsight.com/0033-0337.htm.2015-12-1.
- [6][18][25]Julie Coiro.Predict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on the Internet :Contributions of Offline Reading Skills ,Online Reading Skills ,and Prior Knowledge [J].Journal of Literacy Research ,2011 ,43(4).
- [7]Kate Sandberg.College Student Academic Online Reading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 [J].Journal of College Reading and Learning ,2011 ,42(1).
- [8]S.Michael Putman.Exploring Dispositions Toward Online Reading :Analyzing the survey of Online Read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J].Reading Psychology ,2014 ,35(1).
- [9][17]Donald J.Leu ,Elena Forzani ,Cheryl Maykei ,Clint Kennedy ,Nicole Timbrell.The New literacies of Online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on :Rethinking the Reading Achievement Gap [J].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2015 ,50(1).
- [10][31]Donald J.Leu ,J.Gregory McVerry,W.Ian O 'Byrne ,Lisa Zawilinski ,Jill Castek and Douglas K.Hartman.The New Literacies of Onl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the Irony of No Child Left Behind :Students who Require our Assistance the Most ,Actually Receive it the Least [J].Jill Castek Retrieved on :2015(8).
- [11]Don Leu ,Jill Castek.New Literacies of Onl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 [J].Retrieved On ,2015(8).
- [12]Trey Martindale ,Carolyn Pearson ,L.K.Curda ,Janer Pilcher.Effects of Online Instructional Application on Reading and Mathematics Standardized Test Scores [J].Journal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05 ,37(4).
- [14]王余光,徐雁.中国读书大辞典[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7-338.
- [15]KeerH.V,VerhaegheJ.P.Comparing Two Teachers development programs for innovat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struction with regard to teachers' experiences and student outcomes [J].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05(21).
- [16]曾祥敏.国外近十年阅读策略研究综述[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8(8).
- [19][33][40][44]Donald J.Leu ,Lisa Zawilinski ,Jill Castek ,Manju Banerjee ,Brian C.Housand ,Yingjie Liu ,and Maureen O 'Neil.What Is New About The New Literacies of Onl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 ?[J].Jill Castek Retrieved on :2015(8).
- [20][21][36][43]Julie Coiro.Exploring the onl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used by sixth-grade skilled readers to search for and locate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J].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2007 ,42(2).

(下转第 113 页)



将是一个极大促进。

从社会团体角度看。在培养青少年媒介素养方面,各类社会团体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当前我国社会团体蓬勃发展,其中和青少年相关的有很多,比如青少年网络协会、青少年新媒体协会、老教师协会、家庭教育研究会等。总的来看,目前这些社团组织涉及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还较少。事实上,开展这类活动对社会团体来说并非难事,可利用的资源很多,门槛也不高,需要政府关注的是,应制定必要的培训标准,明确开展这类活动的要求,以避免带来其他问题。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合力推进。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白松的种子掉在石缝里,它只会长成一棵很矮的小树;但是,只要它被种在肥沃的土地里,它就能长成一棵大树。青少年就是一颗“白松的种子”,

社会各方应该为他们提供一片“沃土”,让他们掌握更多在信息社会生存的技巧,长成“参天的大树”。

媒介素养教育专家大卫·帕金翰曾指出:“随着许多国家政策制定者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认可和教师与学生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热情的日渐高涨,媒介素养教育的时代似乎终于来临了。尽管媒介素养教育之路还有巨大的障碍,但媒介素养教育是所有学生所应接受的教育这一观点已经是难以抗拒的了”^[9]。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和关注,我国青少年媒介素养研究和教育必将迎来一个巨大的飞跃。

朱宁:光明日报出版社编辑

责任编辑/陈晨

参考文献:

- [1][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2]董清艳.超越传媒——揭开媒介影响受众的面纱[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 [3]张开.媒介素养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 [4]王倩.信息时代的媒介依赖与媒介识读[J].青年记者,2005(1).
- [6]David Buckingham:Media Education—Literacy, 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Cambridge, 2003.
- [7]陈启英.媒体素养教育——E时代之新公民教育[J].中国传媒报告(香港),2004(1).
- [8]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5-12-17(1).
- [9]大卫·帕金翰文.英国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J].宋小卫摘译.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2).

(上接第 119 页)

- [22]Julie Coiro.Online and offline reading tap different skills.Assessment techniques must take those differences into account[J].Educational Leadership,2009(3).
- [23]Laurie A.Henry,Jill Castek,W.Ian O'Byrne & Lisa Zawilinski.Using Peer Collaboration to Support Online Reading,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An Empowerment Model for Struggling Readers//Reading & Writing Quarterly: Overcoming Learning Difficulties[J].http://www.tandfonline.2015-8-25.
- [26][39]Pei-husan Hsieh,Francis Dwyer.The instructional Effect of Online Reading Strategies and learning styles on Student Academic Achievement[J].Educational America Technology & Society,12(2).
- [32]Rachael Morgan.The online reading list project using Talis L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Glamorgan[J].www.emeraldinsight.com/0033-0337.htm.2015-12-2.
- [34]Julie Coiro.Online and offline reading tap different skills.Assessment techniques must take those differences into account[J].Educational Leadership,2009(3).
- [38]Saeed Taki,Gholam Hossein Soleimani.Oline Reading Strategy Use and Gender Differences:The Case of Iranian EFL Learners[J].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2012,Vol.3(2).
- [41][42]Julie Coiro.The New Literacies of Onl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Future Directions[J].The Educational Forum,2012(76).
- [45]Julie Coiro.Talking About Reading as Thinking:Modeling the Hidden Complexities of Onl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J].Theory Into Practice,2011(50).
- [46]Shujen L.Chang and Kathryn Ley.A Learning Strategy to Compensate for Cognitive Overload in Online Learning:Learner Use of Printed Online Materials[J].Journal of Interactive Online Learning,Jill Castek Retrieved on:2015(8).